

丈夫集

沈从文
别集

消失了的文廟
巷，左側小門在
老棚成門，前
門在北門
城樓左近



沈从文别集

丈夫集

湘夫子的文廟

卷左側山門石

考棚後門前

河左此門

城樓左立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丈夫集 / 沈从文著. — 长沙: 岳麓书社, (2002 重印)
(沈从文别集 / 刘一友, 向成国, 沈虎雏编选)
ISBN 7-80520-336-9

I. 丈... II. 沈... III. ①日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36110 号

编 选 刘一友
 向成国
 沈虎雏
责任编辑 吴泽顺
封面设计 胡 颖
封面 画 黄永玉
封面 题字 张充和

丈 夫 集

沈从文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(长沙市河西新民路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9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
开本: 787 × 960 毫米 1/32 印张: 8

字数: 120,000 印数: 8,001-14,000

ISBN 7-80520-336-9

I · 185 定价: 8.60 元

(全二十册)套价: 1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

邮购地址: 长沙市新民路 10 号(410006)

邮购电话: 0731-8885616 (购书免邮资)

总 序

从文生前，曾有过这样愿望，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选一下，印一套袖珍本小册子。不在于如何精美漂亮，不在于如何豪华考究，只要字迹清楚，款式朴素大方，看起来舒服。本子小，便于收藏携带，尤其便于翻阅。八十年代初，有一家书店曾来联系过，也曾请人编了一套，交付出去。可是，落空了，未能实现。我一直认为是一件憾事。

现在湖南岳麓书社要为从文出书，我同虎雏商量，请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室合作，编选这么一套。这套选本和以前选法编法不同。我们在每本小册子前面，增加一些过去旧作以外的文字。有杂感，有日记，有检查，有未完成的作品，主要是书信——都是近年搜集整理出来的，大部分未发表过。不管怎样，这些篇章，

或反映作者当时对社会、对文艺创作、对文史研究……的一些看法，或反映作者当时的处境，以及内心矛盾哀乐苦闷，把它们发表出来，容或有助于读者从较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、对他的为人以及对当时的环境背景有进一步了解。

出这套书，当然，同时也了却死者和生者的一点心愿。

张兆和

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

目 录

□日记六则…………… (1)

□新废邮

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…………… (9)

山 鬼 …………… (14)

丈 夫 …………… (58)

厨 子 …………… (87)

都市一妇人…………… (111)

篁君日记

璇若序…………… (147)

自序	(149)
篁君日记	(151)
十四夜间	(238)

□日记六则^{〔1〕}

礼拜六（3月28日）

理辽文化照相，定摹取各相。整理新经板四十一片，从吴履岱处费十万得来，中有樗蒲锦大红三片，黄绿各一片，花为梭式织金龙凤，龙凤各作三角形，和馆藏彩加金不同。亦与程大昌《演繁露》叙述不尽合，然此五片比馆藏为古，因布置与捋练图一女子衣着正合。可知式从唐宋来也。惟樗蒲在唐人如只是形容赌具，事实当为骰子，为琼，则唐之樗蒲绫锦当为六方或八角骰子，正与宋之八搭晕相合，八搭晕正是骰子展成平面结果。是则所谓“凿六破锦”，也可能即是六搭晕或龟子锦，（宋为簇，相似而不尽同）且以龟子锦为近。……正如唐之盘绦，宋则改盘雕，为不可解。其实清初尚作，

〔1〕 写于1953年春。

可以从营造法式《篔纹》得大略，工匠俗名为篔纹，官中则名“盘鸱”。如从鸟纹锦求之，百世不可得也。

约家树明过李家看锦缎。约抡元及《新观察》记者礼拜一到家中。劝工友李同志学画。画一鱼罐，甚用心。和新来二位谈工作性质。初来工作总是理想高、事实待扎实学习，学习不够，而适应环境不容易。在学校为思想前进，到工作中时，就不免有困难，或感觉不能如学校师生关系好也。得一一劝其适应及努力。

极累。未吃饭。工作何时方能放手作去？书无从读。可能应去纺织工厂去和千百工人在一起，对他们有益得多。

为图案系一助教拟一百牡丹花纹图案，故宫清明宋瓷中即可得四一种。可能还是近于多事，因教授先生都不要那么多资料来教学，教学已廿卅年，一切都很觉得已足够，多事可能对他们即是一种搅扰。

礼拜日 (3月29日)

到李杏南处借经面，好的未能即借到。只带回一函晚明时金锦，及荷包六个。系和江忠实、王家树同去。回时兆犹未返校。^{〔1〕}虎虎病可忧，穷极，无可为力。约抡元等礼拜一过家中谈谈文章事，写不好，还是退还省事！中和夫妇来，年青人如日方升，大是幸福。工作永不完结，一堆待作事不知如何方能有四只手来进行。小龙小平在客室用傻声歌唱，印象离奇。

高植来信说四月将来北京。

〔1〕 兆即作者的夫人张兆和，当时在西郊圆明园教中学，住校。

礼拜一（3月30日）

整理陈列计画，将各种意见总括，提写到计画上去。将应询催事各方面信提交办公室，待去信。

写工作月终总结，在自我批评上，发现自己作小职员心理在发展。凡事循规蹈矩的下去，相当可怕。但在一出主张即和事实要求不合，这种作小职员心情，也是在工作中有必要的。对人过于热心，对事过于热心，都易成多事，无补实际。学《实践论》。可能调出去对于这里大家为有益，对事也有益。个人主观易致误事。但一切均由客观来决定，即自然成小职员心理状态，越来越严重矣。极离奇，人人均若欣欣向荣，我却那么萎下去。相当奇怪。真是学到老，学不了也！

请办公室去信如下……

礼拜二 (3月31日)

半夜未睡，发热，胸部如刺。早起看虎虎去医院，夜里还是咳。仍勉强来办公。学习主观主义提纲。检查毛病，主要是对一切无知而要说话，不是说的不中肯，即是废话、胡说。根源即无知，对世事无知，对馆中只主观的以为有某种官僚主义精神的浸润滋长，工作不易改进。其实就现象而言，内容无知，一开口还是错误。特别是对馆中明天任务，国家在发展中一个国家博物馆必然的任务，这些事本不是我应想的，我说的都不免是空话。因此改正自己方法，即少说或不说馆中问题。凡事禀承馆中首长——馆长，主任，组长，……要作什么即作什么，实事求是作一小职员，一切会好得多。对人，对我，对事，都比较有益。

头发闷，眼发胀，心发慌，无从诊治。我算是在作什么？心脏不好，无可为力。

礼拜六 (4月4日)

早上勉强来。肺不受用，已退烧，还咳，鼻未好。糟糕之至。为温同学拟出一百种图案花，代表各种器形和时代，如能从一礼拜中摹的摹，照的照，结果会对于“学”的“教”的都具体知道些些东西。但主持一系的认识上若尚停顿到“创作”上，只怕钻进古典即跑不出（事实上钻不进），因而不以为然，则近于多事矣。甚矣，多少年来之多事。凡事都多事。而结果只有听之。只能用善于等待解嘲。但多事而不成，可以从等待客观世界有需要时再说不迟。若主一系，担当一单位的，总还是以得过且过下去，特别是教人子弟的，真是可怕。因几十年来的拖拖混混，实在误人。斯大林说的，什么地方工作推进不前，什么地方即有“官僚主义”。徐大师几十年主持艺教，真是误人子弟多矣。但是几十年能安于如此，也是奇怪。原来还以为自己是画家，不屑向工艺学习，现在还预备来

指导工艺，其实还是不知如何先向工艺好好的学。明天也许即得进入创造工艺，依然是不知工艺为何事。一个画家底子，按传统思想意识来说，照例即不明白工艺重要性，照例不明白求自己能够为工艺生产服务，还得先学工艺。

如何教育这些人之师？真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事情显然，年青一代实不应当再受这种人之师的耽误，得多知道些“艺术”，得具体知道些“民族优秀遗产”，得从这个肥沃土壤中才可能生长出一些花朵，任何一部门美术都这样！

还是得等待。

礼拜二（4月7日）

病得很，工作还在勉强做。美术出版社二同志来谈出版事，因知李杏南处藏残锦不够付印，特过西湖营去跑了半天，回家已极难受。一夜中右腰痛。鼻出血。胸部难受。眼发胀。闻同事在商讨名目，如在梦中。事作不完。

□新废邮

给一个图书馆中朋友

——1980年

康谊女士：谢谢你厚意，信已收到。信中提到
的金介甫先生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，复印本上
月金先生已从邮中寄来。看到这么厚厚的足有
五百五十多页的巨著，必定费了大几年宝贵精
力才能完成，反而使我心中感到十分不安！因
为书中提及作品，多半是我在学习用笔前后十
多年中完成的。实在说来，我的工作离学习卒
业还远。由于社会变化异常剧烈，要求日新月
异，我因为人极不中用，不能不中途改业，离
开学校，转到历史博物馆去，凡事从头学起，渡
过了这卅年的沉闷岁月。比起过去旧同事、老
同行，思想上实在已十分落后，生活上也大有
天渊之别的。虽在坛坛罐罐花朵朵间转了足
足卅年，除了有了点滴文物常识，此外任何一
方面，都说不上什么专的。并且过去所有作品，

五三年就已得承印开明书店正式通知：所有拟印各书稿（已印出十本），业已过时，全部代为焚毁。包括纸型在内。另外一方面，则台湾，也同样明令把各书烧毁，纸型在内。还加上一句永远禁止在台湾发表任何作品。这倒真是历史少有的奇闻，但在中国或许还有相当道理，甚至于十分必要的。我即或十分热爱国家，写作方法可不和要求相适应，我得承认现实，一切接受，也并不宜寄托什么不切现实的妄想幻念，即早改业，还是十分合情近理的，免得出什么意外事故。体力性格既极端脆弱，身心通不健全，若小不谨慎，卷入来去无时，难于理解的风风雨雨政治运动大漩涡中，恐招架不住。因此沉沉默默过了三十年。或许因把学习“为人民服务”几个字牢牢记住，与其他旧同事老同行，比较深刻明确，且尽可能去从实践，凡事“为而不有”，“与人无争”，才能比较平静的活下来。与万千人比，实应算得是十分幸运，十分幸运！同时也应说十分“落伍”！今年已过了七十七岁，事实上现在四十多岁，在大学里教现代中国文学的教师，已不知道我的名字，也很少看过我作品。哪宜再对于近半世纪前的过